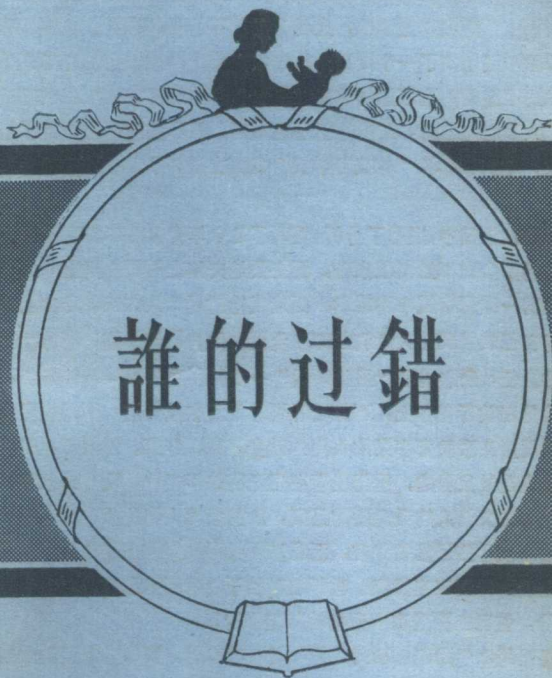


中国妇女小叢書



中国妇女杂志社出版

誰 的 過 錯

張 弛 譯

中国妇女杂志社編輯出版（北京史家胡同15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73号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0010 · 787×1092 紙 $\frac{1}{32}$ · 2 $\frac{1}{4}$ 印張50,000字

1956年9月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60,200冊 定價（5）0.17元

內 容 提 要

“誰的過錯”是在蘇聯“家庭與學校”雜誌1955年第一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生動細緻地敘述了一對年青夫婦結婚以後不久，因為兩個人都不會也都不願意料理家務，以致家庭生活漫無條理，往往為了家庭生活中枝枝節節問題發生爭吵，生活過得很不幸福，甚至於還要離婚。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年青的家庭破裂的原因在哪裡呢？究竟是誰的過錯呢？應該怎樣才能防止類似的情形發生呢？這個問題吸引了蘇聯廣大讀者的注意，紛紛寫信給編輯部，從不同角度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在1955年“家庭與學校”各期上展開了討論，最後並作了總結。

從討論和總結中，進行了分析，明確了這個年青家庭不睦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會和不愛料理家務，而主要是夫婦之間缺少真正偉大嚴肅的愛情和協同一致克服困難的精神。而造成他們兩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狹隘利益，對自己最親愛的人的利益却完全蔑視的自私的性格，雙方的父母應負主要的責任。所以對於“誰的過錯”一文的討論的結論是：過錯首先而且大部分是在教育者身上，不但關係到父母們和教師們，而且也關係到所有直接或間接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們：社會組織、作家、作曲家、畫家。但是責任首先是做父母的，他們沒有在兒童的幼年開始，及時地培養他們具有新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最重要的品質，這就是對人們的愛和同志的情誼。父母不僅應教育孩子參加勞動，而且還要教育他們準備將來怎樣組織自己的家庭生活，特別應當指出：教育培養孩子這些好的品質，應在兒童學齡前就開始，並且主要是在家庭中培養起來的。

我們感到這個問題討論對我們中國讀者來說，無論對已婚和未婚的女青年，對於教師，對於所有直接或間接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們，特別是對於做父母的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所以特編譯成專冊，供大家參考。

目 录

誰的过錯？·····	弗拉基米尔·契尔卡索夫(1)
提出离婚·····	阿·伊·瓦柯斯貝尔格(14)
爱情不能施捨·····	M·瑪諾奇卡雅(24)
这是父母和教师的过錯·····	A·托罗波娃(28)
决不能归罪于学校·····	A·別节姆斯基(32)
不一致的教育方針·····	H·波格达諾維奇(35)
偉大的友誼·····	E·馬利尼娜(42)
應該尊重家务劳动·····	E·卡尔波夫(49)
如何避免根納吉和柳霞的錯誤·····	M·斯捷布林(52)
这首先是柳霞和根納吉的过錯·····	P·利雅明娜(55)
人生重大的一步·····	“家庭与学校”杂志編輯部(63)

內 容 提 要

“誰的過錯”是在蘇聯“家庭與學校”雜誌1955年第一期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生動細緻地敘述了一對年青夫婦結婚以後不久，因為兩個人都不會也都不願意料理家務，以致家庭生活漫無條理，往往為了家庭生活中枝枝節節問題發生爭吵，生活過得很不幸福，甚至於還要離婚。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提出了一個問題：這個年青的家庭破裂的原因在哪裡呢？究竟是誰的過錯呢？應該怎樣才能防止類似的情形發生呢？這個問題吸引了蘇聯廣大讀者的注意，紛紛寫信給編輯部，從不同角度上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在1955年“家庭與學校”各期上展開了討論，最後並作了總結。

從討論和總結中，進行了分析，明確了這個年青家庭不睦的原因不僅僅是因為他們不會和不愛料理家務，而主要是夫婦之間缺少真正偉大嚴肅的愛情和協同一致克服困難的精神。而造成他們兩個人都只關心自己的狹隘利益，對自己最親愛的人的利益卻完全蔑視的自私的性格，雙方的父母應負主要的責任。所以對於“誰的過錯”一文的討論的結論是：過錯首先而且大部分是在教育者身上，不但關係到父母們和教師們，而且也關係到所有直接或間接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們：社會組織、作家、作曲家、畫家。但是責任首先是做父母的，他們沒有在兒童的幼年開始，及時地培養他們具有新的社會主義新人的最重要的品質，這就是對人們的愛和同志的情誼。父母不僅應教育孩子參加勞動，而且還要教育他們準備將來怎樣組織自己的家庭生活，特別應當指出：教育培養孩子這些好的品質，應在兒童學齡前就開始，並且主要是在家庭中培養起來的。

我們感到這個問題討論對我們中國讀者來說，無論對已婚和未婚的女青年，對於教師，對於所有直接或間接從事教育事業的人們，特別是對於做父母的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所以特編譯成專冊，供大家參考。

目 次

开头的話.....	3
生活中的好伴侶.....	5
政治上的好同志.....	18
共同劳动.....	26
勤儉持家.....	38
过好性生活.....	54
夫妻关系坏了怎么办?	59
孝养父母, 儿女有責	70
教育子女, 父母有責	90
报告会.....	102

自从根納吉和柳霞搬到另一間房子單獨居住后，当我去訪問时，沒有一次不記得他們警告我說：

“請進來吧，不過請您對什么也別去注意，——我們房間里是亂七八糟的……”

最初幾日亂七八糟，他們說是因為搬家，后來說是因為沒有時間，再後來就索性什么也不說了，他們開始不好意思並且有些討厭起客人來。

房間里很不舒適：堆滿了許多無用的東西。屋角是一堆撕碎的紙片；沒有洗的碗碟像個小山；丟在桌上的是沒吃完的面包塊、西瓜皮、咬了一口的蘋果、罐頭盒、裝雞蛋糕的紙盒；這一切構成了一幅亂七八糟的愁慘的景象。如果少了這一個東西，又會出現另一個東西。不管是根納吉還是柳霞，自幼都沒有受過正確的對待物品的教育。不是青年夫婦在指揮和支配房子里的東西，而是那些東西在指揮和支配他們。為了不願意多彎一下腰，他們情願忍受許多不方便。用來幫助減輕勞動的東西變成了負擔並加重了勞動。根納吉和柳霞都不會把家具陳設得舒適，不知道把日用品放在一定的地方，這樣也就不得不在尋找刷子或剪刀的時候滿房亂轉，每一次把屋里所有的東西都翻得底朝天。

当我順路去邀根納吉一道上班的時候，這種情形就特別惹人注目。根納吉每晚都把衣服隨脫隨丟。早上為了要趕着去上班，於是又是找領帶，又是找領扣，又是找剃胡刷子。他一邊找一邊罵，把全世界的人連他妻子在內都罵遍了。為了一點小事，就發生口角。這時候柳霞就是心甘情願也無法幫丈夫的忙。她退出門一個鐘頭，但女人打扮需要更多的時間。她勉強准备好，有時還來不及吃東西就跑出門去了。她也常常不滿意根納吉，在我和她的女友面前抱怨自己的生活。

有趣的是，听根納吉說起来，好像一切都是柳霞的过錯；而当柳霞訴說自己的困难和丈夫的缺点时，一切又好像是相反了。很难断定，造成他們不美好的生活的原因当中，究竟誰的过錯多些。当然柳霞是一个不能干的主妇，但是既然她母亲把她教育成这个样子，要是根納吉对她能关心些，也許会弥补她的疏忽，那怕是补救一部分也好。但是根納吉却只是責罵她。柳霞漸漸不再听他的嘮叨，而用同样的話来回敬他。柳霞所具有的、从前曾經使根納吉迷恋的伶俐口齒，常常使柳霞在口角时占了上風，把丈夫逼进死胡同。现在根納吉把柳霞的伶俐口齒称为妨碍着共同生活的“毒舌头”。

根納吉自以为是一家之長，認為他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責备和指揮妻子。他生長在一个农民家庭中，他母亲做着全家事；他父亲在家中有他男人的职责：砍柴，修理籬笆，修补杂物棚。但从来也沒有摸过扫把和洗衣盆。

根納吉和柳霞有机会住在舒适的房間里，他不用到树林里去砍柴或洗扫馬廄。在家庭事务中男人的职责范围大大地缩小和根本改变了。但是在根納吉的意識里还保存着輕視女人职责的宗法观念，因此当柳霞对他指出說，她的工作不比他的少，完全不應該兼兩分职务——糖厂工艺技师和家庭女工的时候，根納吉一句也不想听。

根納吉是一个固执的人，很可能做到把所有的家务都放在妻子肩上，照柳霞的話說“只是他没碰上那样的一个妻子”。柳霞自幼在家庭中被保护着不但不去帮助别人，而且連自己的事也不做。她非常不喜欢料理家务，認為这是“苦役”，因此做每一件事都跟根納吉剧烈地爭吵着。

“我們女人跟男人是絕對平等的！”柳霞常常重复着說。

“瞧，你把房間弄成个什么样子！”根納吉愁眉苦臉地指着天花板和牆壁說，“花兒枯死了，到处是蜘蛛網，簡直是个蜘蛛窩……”

“蜘蛛網你自己也很可以把它扫掉；我害怕那些蜘蛛。再說那边还有整整一箱子髒衣服等着我哩。”柳霞責難地說，“我沒叫你洗，你还得感謝我呢……”

“你還有話說！老婆叫我洗衣服！我結婚干嘛的？”

“誰知道你結婚干嘛的？要是你想实行你的一切願望和任性，那就找一个家庭女工来吧……”

“照你說來，那末苏联的每一个家庭都要僱一个家庭女工了？想一想，这是什么話！我国有二三千万个家庭，这就需要几千万个家庭女工！这样国家不久就要破产了。”

“你要是不想使国家破产，那就自己擦地板吧！”

“不行，最好是你丟下工作，由我一个人来維持家庭。”

“我不是为了做家庭主妇去讀書的。讓那些喜欢做家庭主妇的人去做吧。”

爭吵給双方帶來痛苦和屈辱，而且照例是毫無結果。工作回来，柳霞和根納吉都爭先把衣服換掉躺在沙發上，因为这样，就可以避免从事家务劳动。

“根尼亞，請你把茶給我热一热，并且拿到我这里的凳子上来！”柳霞央求說，“我今天累坏了。”

根納吉热着茶，忽然記起自己是个男人，便勃然大怒：

“什么地方見過：老婆躺在床上，丈夫却在廚房里忙？我母亲从来也沒这样做过。”

柳霞也生气說：

“干嘛要这样說？要知道你母亲是沒有工作的呀！”

柳霞認為，丈夫對她，一個女人，應該多說些恭維的話，這些絲毫不含敬意的話激怒了她。她拒絕喝茶，餓着肚皮睡覺，表示“對他生氣”。假若第二天頭一個爬上床的是根納吉，那末一切就恰好相反：柳霞在煮茶，但一邊說着什麼侮辱根納吉的話。他們怎樣也不能解決關於那些是男人的職責和那些是女人的職責的爭吵。柳霞提議把這些職責對半分，但根納吉不同意。

我親眼看着根納吉對柳霞的愛情消逝了。顯然，柳霞並不符合於根納吉想像中的那種理想的妻子。

根納吉以為這樣舒適的房子，有煤氣、自來水、暖氣設備，總可以使他的妻子快樂了。但是，原來有了這些設備還不夠，還要會洗肉，煮肉，削洋芋皮，切洋芋、甜菜和胡蘿卜，每天要洗三、四次碗碟，而且還有許多其他的事情。柳霞對這一切都很不樂意去做，這一切很快就使她感到厭倦了。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爭吵，青年夫婦雙方同意寧願更經常地在食堂吃午飯，在咖啡廳或餐館吃晚飯，買罐頭和現成的食品回家來當早餐。因此領回薪水后的最初幾天就把錢花掉了大部分。在領下次薪水以前，常常就欠下了債，或者只好用開水就麵包。

夫婦倆不缺錢用，但由於不會計算，大大妨礙了他們把家務安排好、穿得好和吃得正常、按時。這種情況，使在家庭習慣吃得很講究的根納吉實在忍受不了。柳霞煮湯或甜菜肉湯的時候，把所有的青菜、麥渣和肉一古腦兒倒在鍋里，說這樣可以節省時間。實際上年青的家庭主婦簡直就不知道什麼該先放，什麼該後放，鹽該放多少，等等。

柳霞的母親做菜做得很好；父親曾是工廠食堂里的炊事長；遠近隣居都來找柳霞的祖母學醃菜和泡菜的方法。這好

像是一樁令人難以相信的事實：柳霞在這樣的家庭中度過了二十年，却連煮咖啡也沒有學會。在家中永遠有人替柳霞把一切都做好。為了使她好好學習，家里人都讓她做家務勞動，都想要她受高等教育。而女孩子也習慣地這樣想，自己是生來就應該充當比她父母更高尚的角色的。她甚至以父親做炊事的職業為恥，盡可能在女友和熟人面前掩飾。而她自己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都不準備做炊事工作。柳霞二十年中經常看着怎樣做早飯、午飯和晚飯，她經常在廚房的架子上看見胡椒、辣菜根、芥末、香蘭草、生薑、香料等等，可是女孩子的目光卻從這一切香料上面滑過去了。

柳霞幼年的時候，常常跟女友們用泥砂做“包子”玩，但是真正的包子她卻從來沒有試着去做過。當然，父母也了解，女兒應該逐漸學會烹飪的技巧，但是他們對這並沒有重視，大家都“憐惜”她，年復一年地沒有把自己的經驗傳授給她。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要來做就不容易了。柳霞越來越沒有時間：從早到晚要上課，晚上要看書，跟女友們看电影或者跳舞。結果是，當柳霞領得了“中學畢業文憑”，準備入二年制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清楚地知道醋酸的複雜的化學式子，從植物這門功課中她也記得荷蘭芹屬於繖形科；但是怎樣才能不把蔥炒焦，並且加到湯里去調味，她卻不知道而且也不會。

柳霞唸完了兩年的專科學校後，忽然愛上了根納吉，並且結了婚，跟母親分開居住了。因此家庭中有許多東西還來得及教會她。這時候發現，原來柳霞讀了十年書畢業出來的“業”是片面的。在新家庭中，許多瑣瑣碎碎的事兒一下子都堆到了柳霞身上。這些事兒，給柳霞的母親應付起來是易如反掌的，現在對柳霞說來，卻是巨大的困難，妨礙了生

活，破坏了家庭。

实际上，正是由于一件这样的瑣碎事兒，引起了第一次劇烈的爭吵。

我和根納吉很久就准备去打獵。終於在九月初远远跑到城外去，回來時帶着獵獲品：兩個鵪鶉。我們決定拿來煮湯。柳霞看見我們打獵打累了，就興高采烈地自己去煮。他們請我吃午飯。

但是等到湯端了出來的時候，才知道鵪鶉的毛是剝了，但柳霞沒有想到把內臟取出來。只得把湯倒掉了。

根納吉怒不可遏。我竭力勸止他們的爭吵，對他說明，這並不是什麼可悲的事，相反，一切都很好笑。但是我的努力都是白費，飢腸轆轆的根納吉並不想聽我的話。

“不！”他高聲喊道，“你想一想吧，不管什麼只要她一動手，就准坏事……”

柳霞氣忿地給自己辯護：

“我怎麼知道要把你那些討厭的鳥兒的腸子取出來呀？”

“這樣簡單的道理都不懂！”根納吉火上加油地說，“我服侍你也服侍得夠了，你就只曉得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是誰把你教成這樣笨的？”

“我並不差過你！”柳霞擊退根納吉的進攻說，“你忘記自己把肉餡放在水里洗的事了嗎？”

“這情有可原：我是男人。要知道你是個女人呀！就快做母親的人了！”

顯然，鵪鶉湯只是發洩過去積怨的導火綫。爭吵喋喋不休而且還提起了好幾個月內彼此所受到的委屈。不得不奇怪，在根納吉身上不知從哪里一下子出現了這些瑣碎、自私、嚙嚙齜齜的東西？

我不便眼看着他們爭吵便离开了，并且相当久沒有再去他們家里。柳霞由于怀孕，变得更容易动气，爭吵也越来越多了。过了一些时候，柳霞生下了一个兒子奧列格。柳霞从产院出来以后，两个人的母亲：柳霞的母亲和根納吉的母亲都来給青年夫妇帮忙。她們煮飯做菜，給初生的嬰兒洗澡和洗衣服，收拾房子。根納吉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对妻子关心了些。这些日子誰也沒有要求他履行家庭的职责，他也就保持着“男人”的尊严，优哉悠哉地享着清福。他告了几天假在家，由于無事悶得發慌，好像也不反对在家里动动手。但是当他想来把嬰孩裹一裹的时候，年老的母亲就不高兴地说：

“不是你的事莫多管。沒有你，我們也应付得来。”

“讓他学一学裹嬰兒也是好的。”柳霞的母亲說。

“干嗎要他学！”根納吉的母亲反駁道，“这不是男人的事。要他到商店去排队就够嗆了。”

“但是要知道柳霞产期中不能去呀！”

“不能去！为什么我就能去，旁人就能去？她甚至連地板也要讓丈夫去擦呢！我沒有料想到，竟会碰上这样一个兒媳妇。”

“我也沒有想到，我的女婿連家庭女工也不給我女兒僱一个来，好讓她休息半年……”

“这不对！”根納吉說道，“我曾經建議她丟下工作。”

“媽媽，請你住住口吧！”柳霞苦惱地請求說，“是我自己不想丟下工作做家庭主婦的。”

“好极了！那就讓他僱一个家庭女工吧！”柳霞的母亲固持己見道。

“什么理由要僱家庭女工？”根納吉的母亲挖苦說，“家庭女工也得有眼睛来看，應該給她交代一切，还要給她指点，但是柳霞却一样也不会。”

“我不准备讓柳霞做一个家庭主妇，她將來要做一个工程师。”

根納吉忍不住回头对自己的母亲央求說：

“媽媽，住口吧，瞧你！”

“你別对着母亲說！兒子，一年來沒有看你們，再過十年我也不想再來。总有一天，你会不止一次地記起我，但那时已經迟了。老婆是自己挑的，还有什么好說的。我心都急裂了。”

根納吉的母亲說完，对誰也不看一眼，捲起东西就走了。大約过了兩天，柳霞的母亲也走了。因为自从她跟根納吉的母亲吵过以后，根納吉就对她很不滿意。虽然根納吉什么也沒有說，但他一言不發，使人很明白地感觉出来。

柳霞的身体虽然还没有很好地复原，也只好起来从事家务工作，这些工作由于生了孩子而增加了一倍。根納吉显然是記着自己母亲的話，也不乐意帮她。柳霞不得不辭去了工作。

那段时间我正在出差，出去了很久。过几个月回来后，在根納吉家里还是碰到那幅熟悉的圖画，在門坎上我就听见柳霞的話：

“請进来，只是对什么也别去注意。現在我們家里塞滿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奧列格使我不能去注意清洁。”

我踏进門坎，就感到房子里的空气很混濁，充塞着小孩尿布的濃厚的气味。当尿布沒有洗，用了只是晾干，并且一连晾干好几次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气味。滿屋都拉着縱橫交

錯的晾着尿布的繩子。桌子上又增加了一些小鍋子、小盆子，裝髒衣服的箱子已經滿到了極點，再也蓋不起來了。

在門坎上我被嬰兒用的澡盆絆了一跤，柳霞向我道着歉，把澡盆放在屋角。

“你怎么不把它拿出去放到走廊上或廚房里呢？”我問道。

“拿進拿出！……澡盆是每天都需要，就讓它擺在手頭吧。要不然总有一天會把手拿得掉下來……”

根納吉不在家。我談到自己出差的事，但是柳霞卻只顧稱讚說奧列格已經會走路了。她抱怨沒有心愛的工作，無聊乏味。並且猶豫了一下以後，小聲告訴我說，根納吉“完全喪盡了天良”：趁她被孩子“束縛”住，不能夠監視丈夫的時候，下班以後就經常上“小酒店”去。

“他說，這是為了業務和聯繫的需要。但是這些‘業務’上的酒會來得太繁了。他無緣無故地開始對我吃起醋來。當我還在工作的時候，他就用笨拙的懷疑來折磨我。我想：丟下了工作，至少可以使他不吃醋了吧。但是不，他開始越來越吹毛求疵了。要是他知道他不在家的時候你來過，那他就要整整生一個星期的氣，並且為了報復，每天晚上不知跑到哪里去。也許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准是自己追求別的姑娘去了！”柳霞說這些話的時候，臉上露出兇狠的表情。“見他的鬼去吧！”她堅決地接下去說，“讓他試一試！我……”

睡醒了的奧列格在搖籃里翻了翻身，柳霞的臉上立刻煥發着對兒子的溫存。她走上前去，親切地俯在他身上，憂郁地說：

“要不是孩子的話，我不會讓他這樣來侮辱我，看不見

前途，真不知为了什么生活。难道讀了許多年的書，到头来就只是为了做个家庭主妇！”

我答应她去劝劝根納吉。第二天我碰到了他。

“啊，回来了！”他欢迎着我，而几乎同时地建議說，“上小酒店去吧，我給你洗洗塵，并为我的奥列格·根納吉耶維奇的健康干杯。瞧，他变得怎样！这个小強盜，还不足一岁，就已經会走路了……唔，快走吧，我請你吃龙蝦下啤酒。”

“为什么你把錢花在这些無謂的事情上？”我不同意說，“找这种快乐是很花費的，而且，也許你家里也沒有很多余錢吧。”

根納吉在沉思。

“我有的是这样一个家，我不想回那里去。柳霞異常惡毒，成天对我嘮叨：不是沒有这个，就是沒有那个。永远是一千件事放在我身上。你來試試，用我一个人的薪水养活这样一个老婆吧。我对一切都已經厭倦了。我同意她去找工作。但是奥列格入不了托兒所，据說名額滿了，要等。想找一个家庭女工来，又非常困难。”

“头一件事你应该戒酒，將錢合理开銷，要知道你的收入也不少。”我对根納吉說，“你应该多帮助柳霞些……”

“別来教訓我了！”根納吉生气地打断了我的話，“这些話我自己一天也能給你講上五次。第一，我不是酒鬼，假如我去跟朋友們喝酒，也是为了業務。我沒有把錢藏在箱子里，我不是視錢如命的家伙，錢掙來就是拿来花的……你以为我过的生活很好才这样做嗎？我只是借酒澆愁吧了！要是跟一个像我那样的老婆过活，你也会別有高論了。”

坦白、真誠的談話沒有談得起來。因为根納吉勃然大怒

地對我說：

“你怎么管起我的家事來？我沒有干涉你的，請你也別來惹我的！……”

我抱着委屈，沒有出聲。

院子里已經黑了。我們慢慢地向自己的房子走去。我向根納吉冷冷地告了別，拐彎走進自己的柵欄門中。我回頭來望了望，看見根納吉並沒有向自己的房子走去。他聳起兩肩，悄悄地踏着很快的步子，沿着街道不知向哪里走去了……

過了不久，根納吉就向我提起離婚時是否能把孩子判給父親的問題。我設法見到柳霞並且問她生活過得怎樣。她一下子就坦白地說開了：

“我們越吵越當真了。有時他用離婚威脅我，有時我用離婚威脅他。假如不是因為奧列格和恐怕在親友面前感覺難為情，我們早就各自西東了……”

這些話使我回想起他們的全部生活，並且想到許多有關家庭教育的問題。這些問題是這樣的複雜和重要，因此尋求這些問題的解答是完全必要的。而這些解答能令人滿意到什么程度，只有靠教育團體——教師們和父母們的努力。但無論如何，造成根納吉和柳霞的家庭生活不幸的，與其說是他們的過錯，不如說是他們父母的過錯。他們的父母忽略了在許多最重要的方面對孩子走上未來的獨立生活，不僅是社會生活，並且特別是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有所準備，這點，對我來說是很清楚的。我覺得，學校在幫助父母們對兒童進行勞動教育和道德教育上，也仍然是很薄弱的。

原載蘇聯《家庭與學校》1955年第1期